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蔡邕《琴操》

张拟《棋经十三篇》

潘之淳《书法离钩》

唐寅《六如画谱》

雅趣四书

陈文新◎译注

崇文书局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蔡邕《琴操》
张拟《棋经十三篇》
潘之淙《书法离钩》
唐寅《六如画谱》

雅趣四书

陈文新◎译注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雅趣四书 / 陈文新译注. — 2 版.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1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ISBN 978-7-5403-0245-0

I. 雅… II. 陈… III. ①古琴—音乐欣赏—中国—两汉
时代②围棋—古谱(棋类运动)—中国—两宋时代③书
法—理论—中国—明代④绘画理论—中国—明代 IV.
J632.31 G891.3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347 号

【崇文斋·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雅趣四书

译 注: 陈文新

策 划: 王重阳

责任编辑: 王重阳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章: 18

字 数: 38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新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ISBN 978-7-5403-0245-0

前言

琴棋书画,也就是弹琴、下棋、写字、绘画,都是古代文士引为风雅的事,所以常常四字连称。我们这部《雅趣四书》,一种说琴,一种说棋,一种说书,一种说画,对于读者了解古代文士的生活风采,也许有些帮助。而这,正是我们编这部书的目的。

(一)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想必不会忘记结尾部分的四大奇人:“一个是做裁缝的。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岁,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功夫就弹琴写字。”“又一个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名宽……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几个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琴棋书画,他们各擅其一。

清人黄图珌《看山阁闲笔》卷十五《闻琴》说:“琴德最为高远不俗。”四位市井奇人的人生追求,也正是经由对“会弹一曲琴”的荆元的描绘展示出来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他有一个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那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养了五个儿子,最长的四十多岁,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那园却有二三十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园中的新绿。

荆元评论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什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四位奇人虽然生活在喧嚣嘈杂的市井

中,其人生品格却是超尘脱俗的,这也就是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琴棋书画可以引我们超越扰攘的尘俗,这是《儒林外史》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二)

南宋的倪思说:“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

明代的陈继儒说:“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倪思和陈继儒所渲染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意境:在远离红尘的地方,我们宁静而升华的心灵,沉浸在一片清澈如水的月光中,沉浸在一片恍然如梦的春云中,沉浸在禅宗所说的超因果的瞬刻永恒中。

倪思和陈继儒的感悟,当然主要是在大自然中获得的。但在他们所罗列的自然风物之外,我们清晰地看见了“琴”、“棋”的字样。由此,我们明白了一点:琴、棋的品格是较为接近自然的。

书、画也同样是如此。

当您意识到这一点时,您的眼睛不会为之一亮吗?您的神情不会为之一振吗?

王维的《竹里馆》诗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赵师秀的《约客》诗说: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当诗人进入凝神状态时,他的整个生命都从自我狭窄的天地中涌出来,随着思绪流动。他活跃的意识扩展开来,弥漫在深林幽涧之间,并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

(三)

除了历史,人类一无所有。



的确,古人的著述并非已经死去的陈迹,它不仅仅属于过去;古人的著述并非一尊不动的石像,它是生命洋溢的奔向未来的洪流。人类生活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重温古人的著述,既能使我们认识往昔,把握已知的事物,也有利于我们应对眼前的生活,放眼明日的场景。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掌故和经验是丰富多彩的。

琴的掌故。

棋的掌故。

书的掌故。

画的掌故。

读这些掌故吧,这将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这将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

陈文新

1997年6月21日于十八亩



总目录

琴操	蔡邕 (1)
棋经十三篇	张拟 (57)
书法离钩	潘之淙 (77)
六如画谱	唐寅 (211)



六如画谱 目录

卷一

叙画源流（张彦远）	(220)
制作楷模（郭若虚）	(222)
图画名意（郭若虚）	(224)
画训（郭熙）	(228)
画意（郭熙）	(239)
画题（郭熙）	(241)
画格拾遗（郭熙）	(245)

卷二

山水诀（王维）	(247)
山水赋（荆浩）	(250)
画说（荆浩）	(252)
山水节要（荆浩）	(252)
画诀（黄子久）	(254)
六法三品（谢赫）	(256)
六要六长（刘道醇）	(257)
三病（郭若虚）	(258)
十二忌（饶自然）	(259)
书画一法（饶自然）	(263)

卷三

画龙辑议（董羽）	(264)
写像秘诀（以后俱王思善）	(265)
采绘法	(266)
调合服饰器用颜色	(267)
合用颜色细色	(268)
衬绢色式	(269)
用笔	(269)
用墨	(270)
皴法	(271)
辨古今名画优劣	(272)
古画真迹难存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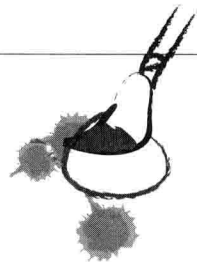
古画用笔设色	(273)	画难题名	(276)
名画无对轴	(273)	题跋画	(276)
士夫画	(274)	赏鉴	(276)
无名人画	(274)	古画绢色	(277)
没骨画	(274)	古画绢素	(277)
院画	(275)	装裱	(278)
粉本	(275)	装裱定式	(278)
御府书画	(275)		



之一

琴操

[汉] 蔡邕 著



琴
操

琴操导读

在中华民族的音乐生活中，古琴所扮演的角色是格外重要的。琴、棋、书、画，在众多的乐器当中，唯独琴进入了文人的四大风雅之事的行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理当对琴多一些了解。

①说到琴，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关于“高山流水”的掌故。

晋代的阮裕说：“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不仅善于说出至情至理的人难得，共鸣契合的人也很难找到）宋代的吕居仁则说：“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己不凡。”（一首好诗正如一片美丽的风景，能够理解并赏识它，就已经不同寻常了）他们二人所提出的命题是共同的，即知音难得。

据《列子》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伯牙志在流水，钟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海。’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伯牙曰：‘善哉，子之心与我心同。’子期既死，伯牙绝弦，终身不复鼓也。”这段故事很耐人寻味。

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伯牙志在高山”，当然不是用琴声直接描绘高山；“伯牙志在流水”，当然不是用琴声直接模拟流水；《列子》的意思只是说：伯牙用琴声表达了他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情操和像大海一样奔腾于宇宙之间的智慧。而钟子期的情操、智慧正好与他产生了共鸣，于是两人成为了知音或知己。

其次，在伯牙遇到钟子期之前，他的含蕴着情操与智慧的琴声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切地理解过；同样，在听到伯牙的琴声以前，还没有谁弹奏出恰好与子期的心灵之弦节奏相同的乐曲。世上只有一个钟子期，也只有一个俞伯牙。为了自我和朋友的不为他人所理解的心灵，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古代的一句格言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后六字略嫌甜腻，前六字则何等悲壮！伯牙绝弦，这里所喻示的正是一种真知己的境界。

古代有不少诗文写到琴或者琴声，使人感到饶有兴味的是，许多作品正是围绕知音或知己这一掌故展开的。譬如南朝陈江总的《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

丝传园客意，曲奏楚妃情。

罕有知音者，空劳流水声。

“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历史上那些才具卓特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唯其如此，所以江总才会意味深长地借咏琴之题，发出知音难得的感叹。

清鄂尔泰的《听姜客弹琴》反弹琵琶，也同样富于情致：

初春多佳日，旭影照高林。

晓烟敛木末，暖意浮衣襟。

檐前有嘉树，枝上有鸣禽。

道人太古士，幽旨寄瑶琴。

元声随指下，和气散轻阴。

无须泛瀛海，已见成连心。

听者各有得，岂必求知音？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难逢，世所共叹。鄂尔泰却别具会心地指出：“听者各有得，岂必求知音？”以不落俗套的方式，表达了从容不迫地应对人生的智者风范。

鄂尔泰的话，其实是另一种呼唤知音的方式。

②说到琴，我们也不会忘记嵇康曾经演奏过的《广陵散》曲。音乐上有

“嵇琴阮啸”的说法，嵇康弹琴，阮籍啸咏，都足以垂名千古。

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中有“嵇康授《广陵散》”一则：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

嵇康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据《晋书》和《世说新语》记载，嵇康在被处决之前，太学生三千人，一齐请愿，希望以他为师，但司马氏朝廷不答应。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感叹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至为悲壮哀惨的场面之一。嵇康的悲剧以《广陵散》失传的细节表现出来，更显出他的桀骜不驯和孤高自赏，更渲染出一种草木动摇、落叶飘飘的悲凉气氛。这一悲剧，使晋宋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哀婉欲绝，情不自禁地让嵇康的生命在志怪中延续，让《广陵散》之曲，重新回荡在人寰。《广陵散》琴曲的魅力，由此还不能想见吗？

另一部志怪小说，东晋荀氏《灵鬼志》中的《嵇康》，也以《广陵散》作为构思中心：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

尝行，去洛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神开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

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怅然！”

人类对于消逝了的美总是抱有无比深长的缅怀之情。《广陵散》失传，这在执著于人生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看来，乃是一出至为惨重的悲剧。他们设想《广陵散》非人间之曲，亦不得流播人间，试图对《广陵散》的失传作出富于神秘意味的解释，正见得这件事在他们心目中占有异乎寻常的地位。

嵇康的风度留给我们的印象格外深。他的“耻与魑魅争光”的满含玄远

意味的表白；他置身经常死人的月华亭，而能心神洒脱，毫无惧意；他不计形骸与身体残毁的鬼交往，这一切，都使读者感受到魏晋风度的巨大魅力。至于那位“非理就终”的鬼，因感于嵇康的旷达和琴音的雅逸，宣而后见，雍容大度，临别怅然，令人思慕，也不愧为鬼世界的名士。一夕可当千载，嵇康和名士鬼有资格说这句话。

嵇康和名士鬼，他们堪称知音。

因此，关于《广陵散》的掌故，也含有寻找知音的意蕴。

唐代李颀写过一首题为《琴歌》的诗：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
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
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绿水后楚妃。
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
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起。

诗的第二句称弹琴人为“广陵客”，就因为古琴曲中有《广陵散》之故。随后数句从各个角度展现琴声的美妙，虽与《广陵散》无关，却依然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嵇康来。

③说到琴，我们也不会忘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两个生气勃勃的人物。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少年时代不仅爱读书，也爱击剑，这大概是受了弥漫在西汉社会中的任侠风气的影响。因为仰慕战国时赵相蔺相如的为人，所以取名相如。

司马相如所在的成都，有两个显赫的富人，一是卓王孙，一是程郑。他们见司马相如受到临邛县令的礼遇，便选择了一个日子在卓王孙家中宴请相如，自然也请了临邛县令作陪。酒宴上的气氛很热烈，县令趁着酒兴持琴来到相如面前，请他弹奏一曲，再为热烈的气氛加点作料。

卓王孙有个女儿名叫文君。根据《西京杂记》的描写，“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那魅力是难以言喻的。她曾外嫁他乡，因新寡而住在娘家。相如见了，恋恋不舍，便趁着县令请他弹琴的机会，演奏了一曲《凤求凰》，用“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句子表达对文君的爱慕之心。文君听了琴曲，从门缝中窥见相如一表人才，又知道他琴技高妙，才学过人，也打心眼里喜欢上了他。宴会结束后，相如托人赠物给文君侍女以达情意，“为人放诞风流”的文君便在当夜私奔相如。

《辞源》中收有“琴心”一词，意为“寄心思于琴声”，即取义于司马相如的这次恋爱。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有“琴心”一折（第二本第四折），张生的作派，也正是对司马相如的仿效。他有这样一段独白：“窗外有

人，已定是小姐。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张生所唱的《凤求凰》，歌词是这样的：“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琴代语兮，聊写微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首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其词哀，其意切，也与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相似。

中国古典诗词，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韵事为依据而发挥奇思妙想的，也代有可观之作。譬如唐代李播的《见美人闻琴不听》：

洛浦风流雪，阳台朝暮云。

闻琴不肯定，似妒卓文君。

李播笔下的“美人”，心不在焉，明明耳畔响着动人的琴声，却不肯用心去听。为何如此心不在焉呢？大约是因为妒忌卓文君。因为，听到《凤求凰》琴曲的卓文君，从此有了美好的归宿，相形之下，这位“美人”即使用心听琴，又有何用？人生依然会循着往日的轨道运行！

北宋苏轼的《戏赠田辨之琴姬》也写得谐趣盎然：

流水随弦滑，清风入指寒。

坐中有狂客，莫近绣帘弹。

三、四两句暗用司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的掌故，意思是说：你的琴弹得太好了，还是离远点弹吧，不然，坐中狂客会动心的。这是开玩笑的话，而琴声之优美，却因此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④说到琴，我们不能不提古往今来的诸多琴曲。《琴操》便是一部集中介绍琴曲的书。

其中的若干琴曲，已经凝定为成语，凝定为典故，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当一个掌故即是一缕诗情，一支琴曲即是一种意绪时，阅读就成了生活中生意无尽的一个部分。宗白华说：“我们心琴上的弦音，本来色彩无穷，一个艺术家果能深透心理，扣着心弦，聊歌一曲，即得共鸣。所以，艺术的作用，即是能使社会上大多数的心琴，同入于一曲音乐而已。”（《艺术生活》）一曲悲歌，千人泣下；一幅画境，行者驻足；神游其中，无所挂碍，读者（观众、听众）一旦加入创作过程，所获得的美感也就愈加丰富。

我们试来领略几个具体的例证。

《别鹤操》。《别鹤操》的本事是这样的：相传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他父亲和哥哥令他休妻改娶，他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半夜起床，靠着窗户，发出悲凉的吟咏。牧子听了，悲痛异常，拿过琴来，弹奏道：“痛恩爱之永离，叹别鹤以抒情。”因而名为《别鹤操》，又称《别鹤怨》。后人讲夫妻远离，常



用“别鹤孤鸾”（或“别鹤离鸾”）这一成语。

南朝梁到溉《秋夜咏琴》诗云：

寄语调弦者，客子心易惊。

离泣已将坠，无劳别鹤声。

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类生活中有两种最为普遍的感情，一是死亡之恨，一是离别之愁。古往今来，咏离别之愁的名句不知有多少！“促膝今何在？衔杯谁复同？”（何逊）“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李攀龙）“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崔华）“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张元干）在种种离别中，夫妻之别又是格外令人神伤的。所以到溉对那弹琴的人说：请你不要弹了，更不要弹那催人泪下的《别鹤操》，因为我的眼泪早就快流出眼眶了。

诗有《远别离》，文有江淹《别赋》，琴曲有《别鹤操》，“别”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水仙操》。据《琴操》和《乐府解题》等书记载：伯牙向成连先生学琴，三年未成。成连先生说：我能传授乐曲，但不能移人之情，我的老师方子春善于琴，能作人之情，眼下在东海上，你能和我一同去向他表示学习吗？伯牙从命，随成连来到东海蓬莱山。成连对伯牙说：“你就在这儿练琴，我去迎接老师。”住了一段时间，伯牙四望无人，但闻海水澎湃，但见山林杳冥，心有所感，叹道：“先生移我情矣！”于是援琴而歌。从此琴艺大进。相传《水仙操》即为伯牙当时所作。

唐代李咸用《水仙操》诗云：

大波拍拍流水鸣，蓬山鸟兽多奇形。

琴心不喜亦不惊，安弦缓爪何泠泠。

水仙飘渺来相迎，伯牙从此留嘉名。

峰阳散木虚且轻，重华斧下知其声。

采丝相纠成凄清，调和引得熏风生。

指底先王长养情，曲终天下称太平。

后人好事传其曲，有时声足意不足。

始峨峨兮复洋洋，但见山青兼水绿。

成连入海移人情，岂是本来无嗜欲？

琴兮琴兮在自然，不在徽金将轸玉。

所谓“移情”，就是“移易情感，改造精神，在整个人格的改造基础上才能完成艺术的造就，全凭技巧的学习还是不成的”。（宗白华语）这一命题的深刻性已不必唠唠叨叨地加以说明。

清代的刘献廷也作有《水仙操》诗：

天行海运旋宫音，万象回薄由人心。
移情移性琴非琴，刺舟而去留深林。
海水汨没鸟哀吟，余心悲兮无古今，
援琴而歌泪淫淫！

相传六朝画家宗炳爱好游山玩水，归来后将所见名山胜水画在壁上，“坐卧向之。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琴声与宇宙间的各种生命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在对《水仙操》的感受中，梦绕大海，超越古今，于是，刘猷廷也和伯牙一样，神思飞动，体验到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浑涵浩茫，难以言说。

唐代常建的《江上琴兴》诗说：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
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
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
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黄金。

琴声真的使江月更白、江水更深了吗？不是的。这是一种体验，对琴声的幽深和明净的体验。这是通感，这是共鸣。

音乐的天地是一个引发共鸣的天地。古代的诸多琴曲，是留给后人的值得追寻的悬念。

⑤琴，总是有弦的，不管是五弦，还是七弦。

但不能忽略的是，历史上确曾有过无弦琴。

据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集·陶靖节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晋代诗人陶渊明常抚弄无弦琴，这是确凿无疑的；但说他“不解音律”，或许还可商榷，因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讲过“少学琴书”的话。既然年轻时学过琴，多少总懂得一点。

于是问题可以这样提出：陶渊明何以如此钟情于无弦琴？

他有一组《饮酒》诗，其五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有人曾就这首诗发表意见说：陶渊明时代，中国还没有禅宗，但这首诗却禅意盎然。评论者因而戏称之为“我辈禅”。

照我的理解，“我辈禅”就是玄学。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玄学也认为

“无”中包蕴着万有。比如，“以玄韵为宗”的《世说新语》中就不乏“欲辨已忘言”的富于智慧的片断，像《文学》中的两则：

有客人（读《庄子》，读到“指不至，至不绝”时，不明了其意义，去）问乐广。乐广并不逐字逐句加以解释，只是用麈尾柄敲了敲几案，问：“达到了吗？”客说：“达到了。”乐广又把麈尾举起来，说：“如果是达到了，那又怎么能脱离呢？”客人于是领悟了其中道理，心悦诚服。乐广说话不多，意思却表达无遗，大都与此相类似。

支道林撰写了《即色论》，论著完稿，送给王坦之看。坦之看后，一言未发。支道林问：“默而识之乎？”（“默而识之”，语出《论语》。意思是不用说什么就懂得了）王说：“没有文殊菩萨，谁能够赏识呢？”

乐广的做法和王坦之的话，与后世禅师的棒喝颇为相近。

陶渊明的无弦琴，和他的“欲辨已忘言”的诗句，也同样显示出对于“无”的偏爱。而在“无”的背后，则是“此中有真意”，即所谓“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魏晋玄风的产物。

确实，大音希声。善弹琴者以心弹琴，不善弹琴者声足而意不足；善听琴者以心听之，不善听琴者徒以两耳。陶渊明怀抱无弦琴，常常抚弄，他的目的并非要听到琴声，而是藉此寄寓情怀。所以元代谢宗可的《无弦琴》诗说：

独茧长缫底用抽？蛇纹空锁凤枝秋。

落星留晕绳光断，冻瀑无声练影收。

别鹤那闻风外泣，孤鸾不向月中愁。

多情只有柴桑老，寂寂空山水自流。

此时无声胜有声。有声的琴曲，其内涵有限；无声的琴曲，却如广漠无边的洞庭之野，任我们的心灵驰骋。

无弦琴将我们带入一个富于哲学意味的世界。

⑥最后，我们来谈谈《琴操》的作者蔡邕。

蔡邕（132～192）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灵帝时做过司徒桥玄的属官，出任河平长。嗣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一职。因上书指陈朝政之失，被流放朔方。遇赦归，怕受到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专权，被迫出仕，一月三迁，官至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董卓被诛，他受牵连下狱而死。博学多才，通经书，好辞章，善音律，工书画，晓医理，尤熟悉汉朝掌故。曾著《后汉纪》，未成。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后人辑有《蔡中郎集》。

在蔡邕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有几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